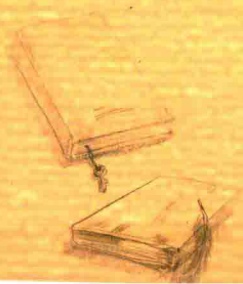


密码日记



周
艳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密码日记



周
艳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密码日记 / 周艳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 - 7 - 5115 - 3422 - 4

I. ①密…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6545 号

书 名: 密码日记

著 者: 周 艳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万方正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844

网 址: [www. peopledaily. press. com](http://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45 千字

印 张: 12. 5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15 - 3422 - 4

定 价: 38. 00 元

他

睁开眼睛，发现已经九点钟了。习惯性地胸口一紧，好似大难临头的阴影还未来得及攫住他瞬间清醒的身体，就烟消云散了。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不需要为是否迟到而担心了。在公司兢兢业业了九个年头，一路攀升到现在的职位，他忘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不需要为考勤打卡束缚，也忘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了曾经冷漠的面孔向他投来的热情虚伪的笑容。

而在每一个酒精挥发散去的早晨，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疲惫的脸上时，他总克服不了惊觉带来惯性的恐惧，那一瞬间不过几秒钟，却每次都会经历突然一无所有的感受，整个身体被抽空，软绵绵地悬置在深不见底的空洞里。

他猛地抽动了一下双腿，在与柔软的青色床单和灰色被子接触的瞬间，将自己的身体从黑暗的虚无中拖了出来，沉沉地瘫在舒适的床上。所有关于自己身份的密码重新回到头脑里，开启踏踏实实

的一天。

后背和手心里渗出了汗，呼吸也黏黏的。他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玻璃杯，咕咚咕咚地喝掉整杯水。挣扎着坐起来，关节有些酸痛，嗓子干痒，喝了多少酒，说了多少话，似乎都随着夜的消失统统忘记。或者，他根本不想去记起，如今记性越来越差，学会了操纵记忆删除那些并不引以为豪的东西。

一个快速的淋浴让他精神焕发，桌子上的古龙水已经用完了，昨天上午已经喷得吃力，他把空瓶子放在显眼的位置，知道今天一定会有新的摆在那里。家里很少有用完而接续不上的东西。洗发水快空的时候，旁边会有新的，厕纸、洗手液和肥皂似乎一直长在固定的位置。他盯着空空的古龙水瓶子，使劲按压了几次，喷头努力散发出稀薄的雾气，然后就沉默了。他翻了翻洗手台下面的抽屉和旁边的橱柜，没有任何收获。

他坐在餐厅的椅子上，安静地吃着火腿煎蛋，喝着热咖啡，和每天早上一样，可是又似乎跟以前不太一样，他说不出是哪里不一样。果汁杯下面有个薄薄的牛皮纸信封，他拿起来，没有打开，看了看表，已经九点半了，十点钟有个会。虽然他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但是很清楚今天要带着签好的单子去接受同事的膜拜。他把信封随手放到文件包里，朝书房的方向喊了一声：“我走了。”然后推开门，下楼，消失在无边无际的车流里。

她

她坐在床头的沙发上，在黑暗中看着他缓缓起伏的轮廓，像行

驶在寂静海面的一艘轮船。起航时候的欢欣，渐渐隐没在无边无际的旅途中。

黑夜越来越长，白日都去了哪里？

已经不是第一次，她就坐在这张沙发上，不开灯，看着他沉睡的模样，一直到天亮。

第一缕晨曦透过窗帘缝隙，爬上她脚面的时候，才五点钟。她的一天就要开始了，把染上酒精和香水味道的衬衣西装拿去干洗，从柜子里选择搭配好他今天出门的衣服放在床上，去厨房，煮咖啡，做早餐。在书房看会儿书，然后出门买菜。

在购物清单的最后一行，写着古龙水。昨天他发信息：古龙水。她顺手向上翻他最近一个月发的信息：晚点回。不回来。要出差。别等我。……似乎手机的功能回到某种原始的状态，多于三个字就发不出去了。

他们已经四天没有面对面地说话了。没有吵架，没有分居，生活在一所房子里。四天前他回来吃晚饭，在餐桌前一边看一份文件，一边说着新合作单位违约的事情。她应和了几声，并不能确定他是在跟她说话，还只是自言自语。

慌神中，手里的鸡蛋掉到地上，去拿抹布，又把水果刀碰到地上，金属砸到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在空旷的房间里蔓延着。她不由自主地自责自己的慌张，静止了几秒钟，发现卧室里没有传来动响，才弯腰去捡刀，擦拭地板上的污迹。

金属的响声一直在耳朵里刺痛，她坐在椅子上，分不清是长期睡眠不好的头痛还是这房间鬼魅般的寂静幻化成奇异的噪音，盘旋在她的头顶，在刚才那一瞬，正好坠落，罩在她的头上，如同紧箍咒一般，越来越紧。

她吃了一颗阿司匹林，走进书房。她不想看书，坐在小沙发上，看到墙角放着一只紫色的旅行箱，她每天在书房里几个小时，从未注意过它。24 寸的帆布箱子，她最喜欢的紫色，是毕业前买的，把手上贴着机场托运单，她站起身，走近看，还能认得出上面的英文字母。

她摩挲着箱子的拉杆和把手，一种敬虔的平静缓解了她的头痛。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涌向胸口、冲向喉咙的潮水，翻腾着一阵难以抑制的欲望：逃离。她清醒地感受到这股潮水搅起的新奇的魔力。她居然没有恐惧，头上的紧箍咒崩裂消失在这欲望里。

他

开完今天的最后一个会，他坐在办公室里，轻轻地揉揉太阳穴。秘书说，今晚没有应酬。他看了看表，已经六点半了。拿起桌上的手机，发了一条信息：回家。

过每一个红灯，他都会瞟一眼手机屏幕。好像被隔离了信号一样，这一路，连一条骚扰的广告都没有。

他并不是期待什么重要的商务信息。因为平时如果发“不回家”，她会发一张“沮丧”的表情；而发了“回家”，会立刻有一个“笑脸”回复过来。

可是今天，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手机沉得住气地黑着脸一言不发。

又是一个红灯，他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的语音，说了一句：我十分钟左右到家。话音刚落，红灯跳转，后面的车急促地按响了

喇叭。

十分钟，又停了两个红灯，微信的头像亮了一次，是秘书，告诉他明天上午的电话会议取消了。他有些失望，平时她并不会给他发很多的信息，但是每次他的信息都会在很短的时间收到回应。

他看着慢慢落入高楼背后的夕阳，自己开着车，和周围的所有人一样，仿佛是在这冷漠丛林里穿着盔甲的狼，也许狼的比喻并不确切，因为它们是群体猎捕，彼此保护。而他们单枪匹马，彼此警惕。

在他看不到的空气里，信息在飞速地传播：爱，恨，情，愁，无聊，闲话，知识，秘密……而你期待的东西落在这张大网中，淹没在拥堵的垃圾堆里。

车停到车库里，电话响起。他赶紧抓起手机，看到一个陌生号码，叹了一口气，按了接听：先生您好，今天是您和太太的结婚纪念日，您在我们花店定制的“定时送”，我们已经送到门口了，按了门铃，没有人在家，请问您何时回来，还是来我们店里自取？

他把这一大束玫瑰抱过来，开门进到屋子里，打开灯，进入餐厅。把花放到餐桌上，这才发现早上吃早餐的杯子盘子还放在原处。他心紧了一下，走到客厅，然后推开卧室的门，他的被子一半散落在地板上，是早上离开时凌乱的模样。他快步推开卫生间的门，然后去客房，书房，拉开阳台的门，薄纱的窗帘立刻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傍晚的清凉立刻充满了整个公寓，可是这里仍旧如同静止了的时间，没有生气。

她在哪里？

他拨了她的电话，语音告诉他号码已停机。他有些愣神：永远有回应，永远可以拨通，永远可以在三声之内接起电话，似乎是这

个号码做过的承诺。而在推门的时候接过他的包和西装，问他想吃什么，似乎是她给他不变的保证。

他走到餐桌前，把杯盘收拾到水槽里。将桌子上的空花瓶接满水，想将那一大束玫瑰连包装一起塞到花瓶里，但是太多了，塞不下，水又接太满，涌出的水溅到桌面和地板上。他不知道哪块布是擦桌子的，哪块是擦地板的。于是扯下大把的纸巾，把水吸干。

他把花束从包装纸里抽出来，手被新鲜的玫瑰刺扎得立刻渗出血来。他觉得应该找一副手套，还有一把剪刀，修剪这些张牙舞爪的花枝，然后插到花瓶里。他记得她以前是这样做的。他不知道手套和剪刀在哪里，是要等她回来交给她吗？可是这一堆鲜红的利器躺在餐桌上，怎么也不像礼物的模样。

他找到了剪刀，但是没有找到手套。把它们全部剪切完毕塞到花瓶里，他的手又被扎出了几个伤口。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将残局包裹到垃圾桶里。看着花瓶里齐刷刷高度的花朵，像是要接受检阅的队伍一般僵硬，他意识到她不是这样做的，她的花儿们，高高低低，各自在瓶中有位置，会生出优雅的美感。

夜很深了，他有些饿，他想带她出去吃饭，每年纪念日他们都会出去吃饭。但是现在太晚了。他不会做出什么像样的饭菜，打电话给楼下的外卖叫了两份煲仔饭。

他想打电话给她的朋友，可是他没有她们的电话。他甚至不知道现在她经常和谁在一起。她有两个大学同学在这个城市。有一个在银行工作，她说她们一开始还约着逛街，但是后来银行总是加班，她们好像就不怎么联系了。另外一个，不记得是做什么工作了，她说过那个同学的婚姻不是很幸福，后来离婚了，还是复婚了，反反复复。

可是他没有她们的号码。他为什么需要她们的号码呢？

她每天和谁一起去买菜？她不可能每天一个人去买菜，去超市。她说过楼下一个养狗的老太太很温和，她们有时候聊天。可是老太太住几楼？他们住 21 层，他不可能三更半夜去楼下 20 层敲 40 户人家的门，问哪一个是养狗的老太太。

他为什么不知道老太太的门牌号？他为什么要知道她的门牌号？

她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就不回家？他们没有生气，没有吵架。他昨晚喝多了，跟之前很多个晚上一样。她不曾为此而生气过。她不会为什么事情而生气，仿佛是她对这段婚姻的承诺。

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快步走到门口的衣帽架，打开公文包，摸索着抽出那个牛皮纸信封。

她

我们已经四天没有说话了，然而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这已经变成生活的常态了。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我了？不是那种眼神不得已或者不经意的触碰，是心里不能遏制的愿望，带着欣赏，充满欲望。

你说过你不喜欢浓妆艳抹的女人，你又说过我脸色有些苍白，像缺乏活力的病态。于是我尝试着化淡妆，既没有脂粉味，又显得气色好。我每天都化妆，用你从法国回来送给我的香水，淡淡的雏菊花香。你不喜欢我的穿着显得沉重，我开始尝试各种颜色。昨天我第一次穿了橙色的连衣裙，小 V 领，胸包裹得很舒适，腰部纤细，下摆像朵刚开放的小花苞，显得我的腿很纤细，身体又不单薄。一

直到十二点你回家，我都没有换睡衣，我穿着它在厨房里洗菜，做饭，给卧室的地毯除尘，擦拭了书房所有的隔板。

我放了 Ray Charles 的音乐，你推荐给我的。你总是能发现很好的歌手。我希望你推门回来可以看到我的裙子，听到你喜欢的声响。

你回来的时候，摇摇晃晃，眼睛根本睁不开了。我把你弄到床上，你立刻就睡着了。我站在空空的客厅里，觉得自己半夜穿成这样很滑稽，Ray Charles 欢快的节奏也很滑稽。

你早已经看不见我了。

我就像厨房里乳白色的冰箱，客厅里暗红色的皮沙发，洗手间蓝色的大浴缸。或许还不如，它们安稳地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我觉得自己在这个空房子里变得越来越稀薄，我的呼吸和皮肤都在稀释，变得透明，没有重量。

于是，你再也看不见我了。

可是我喊不出来，好像说出的话都被一个黑洞吸走了。

你也听不见我了。

这是一座可怕的公寓，我正在被它吞吃掉，没有疼痛，却一点点地在消失。我没有选择，只能在被它完全吞掉之前，赶紧逃离。

他

五年前，他把她领到这个公寓门口，将钥匙交给她，对她说：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了。但是怎么把它变成家，就是你的工作了。

她那天穿了一条白色的棉布裙子，米色的针织开衫，露出细细

的胳膊和脚踝。她几乎是踮着脚走进这间公寓的，仿佛一只偷偷闯入别人领地的小鹿，害怕突然从哪里钻出来一头野兽。

她就那么小心翼翼地，从走廊走到客厅，进入餐厅，探探头看了一眼足够大的厨房，回头看他，微笑的样子，像个十岁的小女孩，刚刚得到心仪的芭比娃娃。他的眼睛自始至终盯着她，看她从不可思议的胆怯到心满意足的欢喜。他一直觉得她小小的身体太过纤瘦，美丽的脸庞有些苍白。但是她穿着白裙子，穿梭在这栋房子里，阳光透过阳台和卧室的窗户照在地面上，她踩着光，裙摆飞扬，像个轻盈的芭蕾舞者，美得让他慌张。

在一刹那，他觉得只要有她的地方就是家。

接下来的两个月，她像个巫师一般，让这个空荡荡的公寓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她用木头、石料、布料、玻璃和金属拼出超出他期待的巢穴。他不懂这是什么装修风格，她跟他说没有套用什么格式，每一处的色彩和材质都是她自己的构思，不奢华，不复古，走进来会有一点森林的味道，但每一处的粗犷又很好地被控制在具有现代感的规范中，很舒适。

他听着她略带骄傲地跟他介绍房子的装饰，看着她苍白的脸蛋泛出的红晕，不再是那只误入猎区的小鹿，而是这片领地的主人。他为她脸上那两朵迷人的玫瑰而着迷，他再听不到她说什么，他抱紧她，亲吻她的脸颊，用嘴唇堵住她滔滔不绝的嘴巴，他们在红色的沙发上翻滚，夕阳将最后一抹金色洒满了客厅水洗木的地板上。

想到她，仍旧是当时的模样。可是这个给他留下一封信离开的女人又是谁呢？他抬头看看这座“吃人”的房子，一副疲倦不愿开口的模样，怎么也不像个吞下活人的坟场。

他想不起她信里说的橙色的裙子，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她每天在

化妆。雏菊的香味散发在房间里，他熟悉这个味道，每次闻到，都很安稳，告诉他这是家。

她去了哪里？她消失了多久了？

她

亲爱的，如果你还爱我，不要去找我，去找找过去。

二

他

他是爱她的，这是他不需要思考的命题。

至少他从未想象过没有她的生活，就像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一样没有别的选择。

她曾经问过他，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会选择她吗？他回想那个初夏，在食堂门口的表演，他唱完抬头，一眼看到那双清澈的眼。人群如潮水一般，她安静地扬着白帆，他仿佛坐在甲板上，吹着海风，不管方向。

他跟着她在校园里走，一圈一圈。宽大的梧桐叶遮住了刺目的阳光，星星点点地照在她淡蓝色的裙子上。她齐耳的短发，柔软发亮，一言不发，却像操场篱笆上开满的蔷薇一样漂亮。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气，漂浮在空气里，干净透明，好像雨后刚修剪过的草坪。他就这么着了魔地跟着她。

他回答她：我不需要再来一次的机会。

他认为这艘船就这样一直往前开，这就是命运，他从未有过遗憾。他以为现在他做了船长，掌握了方向，让她在甲板上风光，这是他再累也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她却不快乐。而他对此，一无所知。

他是听她的话，不去找她，还是不要相信女人的话，想方设法将他的失魂落魄传递给她？她的出走，是表达怨气的一种方式吗？

他体谅她的怨气。因为工作的原因，他赚的钱越来越多，在家的时间却越来越少。那个通往成功的梯子上，仿佛没有设置休息的地方，每个人都在努力往上爬，到底它的终点是天堂还是地狱，没有人在意。但停下来就代表要会在失去，四周危机四伏，无能为力。

他从未跟她说过工作的压力，她也从来没有问过。他偶尔听到同事们议论各自的妻子如何不理解他们的加班，晚回家就要开审判会，他会暗自庆幸拥有她的包容和安静。

是的，她有资格埋怨，但是她选择了沉默。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用这种方式给他打击。他不愿意这样想她，因为她在他的心里，一直是完美无瑕，没有恶意的。

如果她不是刻意来打击他，表达他一直未能注意到的怨气。那她的出走，就是准备离开他。想到这里，他感到喉咙里呛住了一股难以抵御的寒气。这个想法就像医生给他开出得了绝症的单子，冷漠而绝望。

他第一次尝到了恐惧的滋味，那种眩晕感让他无法思考。

他不能失去她。为此他要做什么，什么都可以。放弃他的工作，甚至减少他的寿命。他希望她此时可以出现，声讨他的罪过，他可以有机会跟她解释，给她承诺。

可是，房间空空的，没有声音，他甚至能够感受到天花板和墙

壁朝他袭来的压力。

他走进书房，她每天待的最多的地方。他不知道她每天在这里做什么，他问过她，她说，看书，写字，发呆，想想过去。

他坐在她坐过的椅子上，咖啡色的藤椅，坐下去的时候会有一点咯吱的声响。他抱着紫色的抱枕，深深吸了一口她的香气，眼睛无意间落到面前的书架上，大部分隔板摆满了她买的书，最上面一层有些旅行纪念品，还有一张他俩的合影。在木框和镜面里，照片都有些发黄了。她还留着齐耳短发，他抱着早已不知所踪的吉他，笑得腼腆而无惧，对此时今日毫无防备。

他以前总是不理解在众多的合影中，她偏偏就要这张放在这里，五年了，从未更换过。他依然爱她当时的模样，却不愿看自己的年少轻狂，所以，总是在这张照片前故意闪躲。此时，他站起身来，想把相框拿起来端详。手不小心触碰到照片后面的东西，以为一本书横在那里，抽出来发现，是一本厚厚的日记。

她

2008年10月3日 星期五 阴

早上你醒得很早，没有穿我给你拿好的T恤和牛仔裤，脑袋和半个身子钻到你的帆布小衣柜里，把它翻得咯吱咯吱响。我知道你在找什么，从我的衣橱里把熨得妥帖的绿白暗格短袖衬衫和米色西裤递给你。你满头大汗，笑着接了过去。

你基本上属于不修边幅的一类，但是昨天晚上下班去理了发，你说顺路，其实是刻意。你每两个月去剪一次发，这次才仅仅三个

星期而已。你在洗手间待了比平时多两倍的时间，出来时我看到你剃干净的脸庞和下巴，暗青色的余迹上沾着须后水的味道。那瓶高置在橱柜顶层的须后水，我买了两年了，你从来没有用过。

吃饭的时候，你欲言又止，每隔五分钟就会看一次表。出门的时候，你又在穿衣镜前左照右照。你从镜子里看到我在笑，问我笑什么。我说，我只见你曾经有一次这般坐立不安过，你今天上午的表现，和两年前去公司面试的那天上午，如出一辙。

你说我当时没有笑你，还跟你说 Good luck!

我心里想说，我和你已经在一起了，你不需要运气的帮忙了。

你说，借你吉言，当年顺利地通过面试，找到了工作。今天希望也可以通过“审查”，尽早“转正”，把我娶了。

我爱你这般的紧张笃钝和不知所措。你的在意让我意识到自己在你生命里的分量。

无论父母的意见如何，我的心里已经暗自决定，不会改变。

他

她并没有把那次见面的细节记录下来，这个留白是觉得根本无足轻重还是选择刻意忘记？

尽管他知道去火车站不可以迟到，第一印象是多么的重要，但是他还是没敢请假，主管每天像防贼一样盯着他。

终于熬到午休时间，他飞奔出办公室，下楼打车。他几乎从来不打车，这个城市无论到哪里，打车费都会很贵。当你对结果的期待超出理性范围的时候，就会无计划地投入。他在车上想着待会将